

梁春芳 朱晓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


百年婚姻档案

本书纵横中国百年婚姻，选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人的婚情故事，以纪实的表现手法切入婚姻与情感的敏感地带，真实地揭示了二十几位主人公的婚姻与社会的矛盾，情感与现实的冲突。作者所选取的每一婚姻和情感的故事都具有典型性和新闻性，或大悲大喜，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或震撼之余引人深思；或如一杯温酒抚慰在心。



梁春芳 朱晓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 百年婚姻档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百年婚姻档案 / 梁春芳, 朱晓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399-2905-7

I 中… II. ①梁…②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365 号

书 名 中国百年婚姻档案
著 者 梁春芳 朱晓军
责任编辑 杨 倩
责任校对 赵 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05-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古老婚姻绳索断了	1
包办婚姻,后府的悲抑歌声	1
明媒正娶,颠沛流离钻石婚	9
私婚,荒唐年代的尴尬抉择.....	19
第二章 栽在婚外那棵树哟	25
“跑遍中国第一人”的艰难之旅	26
趟过失婚的困厄地	37
舍命也要将“纯净”留给子孙的农民	45
第三章 大荒深处的老兵婚恋	57
坚守没爱婚姻的老少尉	58
“波状低云”婚姻下的气象专家	70
悲愤追问:“难道这是命运?”	78

第四章 潮起潮落不变的情	86
“北京盲流”的执著爱情	87
哈尔滨知青与她的哑巴丈夫	94
大嫂岳母，一句承诺重如山	101
第五章 遗在人家田里的麦子	109
六十年没搭上的婚船	110
大义薄天，“第三者”跪地言悔	121
猝不及防的外遇啊，让婚誓失守	133
第六章 失败婚姻的艰难突围	145
老教授的二十七年持久战	146
“小上海”的“无妻徒刑”	150
婚姻的“习惯性流产”	161
第七章 背负爱情走婚旅	171
三世情仇的情爱绝唱	172
金婚之时我牵不到你的手	180
现代版的“麦琪礼物”	187
第八章 寄以希望的婚姻换乘	199
十几年才读懂妻子的心	200
我用别人的心和你再婚	206
“地产英雄”的再婚柔情	215
第九章 婚姻稳定的第三条边	227
渴望父亲参加自己婚礼的女孩	228

借种“压舱”压沉了船·····	234
深明大义的单身母亲·····	241
第十章 都是金钱惹的祸·····	252
负妻不负恩的悲欣情节·····	253
我把活妻送进了火葬场·····	263
天堂的门外是地狱·····	273

第一章 古老绳索断了……

对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来说,百年只是一瞬。可是,在这一百年里,中华民族穿越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以及伪满洲国(指东三省),进入共和国。这百年的变迁是天翻地覆的,是过去几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家庭犹如水面上的树叶,时沉时浮,时疾时缓,漂泊而来……它的每一种状态无不是对历史转捩、社会变迁、观念变化的一种诠释。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过去的岁月里捞起几片树叶,便可窥出百年来婚姻、家庭及妇女地位之变化……

包办婚姻,后府的悲抑歌声

十九世纪末,清王朝气数将尽。

一九〇〇年,沙俄十五万军队入侵东三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而逃。国难当头,一片阴霾笼罩在国人的心上。

突然，吉林的乌拉街张灯结彩，鼓乐喧腾。一乘八抬大轿穿过街上酒馆饭庄，穿过驻足于街头的视线，在人们的簇拥下，在前后护卫的守护下，浩浩荡荡向总管衙门的后府而去。

轿里坐着头梳双髻、身着旗袍的郭尔罗斯前旗王府的格格包静娴。她那颗十七岁的少女之心随欢喜的唢呐声，随着颤悠的轿子时喜时忧，时恼时戚。她弄不清楚父母为何要把自己远嫁到数百里之外的乌拉街，为何要把自己嫁给一个陌生的汉人。她从没有见过新郎海安，不知道他长得高矮胖瘦，性情急缓，只知道他姓赵，是满清一品官员、振威将军、管理打牲乌拉地方副都统衔打牲乌拉总管云生的二孙子。她不知道自己踏上的是什么样的婚船，不知道它将带给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俗称结婚小登科。二十岁的海安骑着大马，披红戴花地走在迎亲队伍的前列，此时他回望一眼花轿，心里踏实了许多，脸上浮现出微笑，但是那笑容里隐含着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忧戚与悲凉。在几个月之前，家里曾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对方也姓赵，也是满清宦官之家，家有旗杆，上下马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姑娘偏偏在结婚之前暴病而卒。尽管她没有过门，可是不知那户人家是想巴结总管云生，还是想沾打牲乌拉后府的光，抑或认为女儿订婚就是婆家的人了，要求打牲乌拉后府承认这门姻亲，认下了海安这个倒霉的女婿。

新娘还未过门就死了，搭上一笔不菲的彩礼不说，再找还得算续弦，海安够晦气的了。俗话说，倒霉上卦摊。乌拉后府也难以免俗，他们请来一位算卦先生，给海安算了算。算卦先生说，海安命硬，克妻。墙外有耳，有此一说，过去一心一意想把女儿嫁给海安的人家也都改了主意。

听说郭尔罗斯前旗王爷有个女儿，虽说是蒙古姑娘，可是懂得汉语，长相也不错，而且还是格格。于是，打牲乌拉总管云生不由大喜，派人前往郭尔罗斯前旗王府提亲。当时，打牲乌拉后府势力很大，总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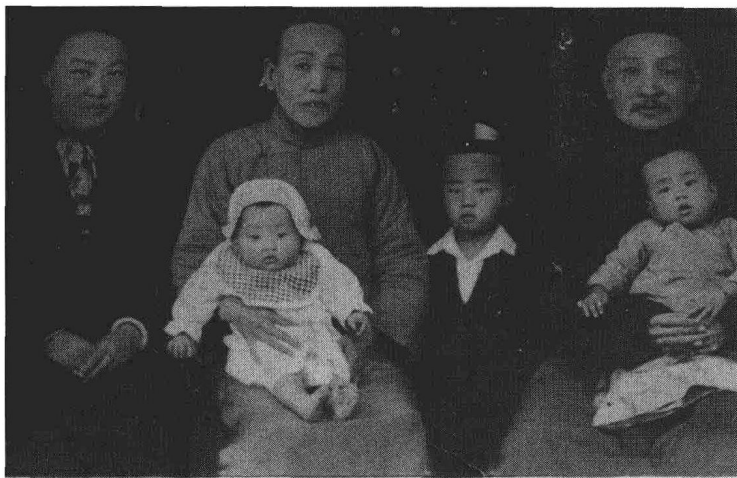
生颇得朝廷垂青，郭尔罗斯前旗王爷欣允。打牲乌拉后府甚喜，急忙定亲，送礼和迎娶。

此时，七十一岁高龄的云生正端坐在后府，满面春风地望着满堂前来恭贺的达官显贵、名门望族。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属朝贡机构，总管云生深得朝廷青睐，觐见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可是，云生不是满人，而是汉人。家谱上说，他姓李不姓赵，是明朝忠臣李国贞的后代。满清入关后，李国贞自杀身亡，后裔沦为“包衣”（奴仆），为不辱祖先而改姓为赵。几代之后，赵氏家族终见天日，被赐姓为“伊尔根觉罗”（自由人），成了正白旗的旗人。云生自幼聪敏，精通满文，先在总管衙门当差，年逾半百才擢升为三品总管，宦途悠悠，一点点地熬到了正一品。

总管云生环视后府，踌躇满志。打牲乌拉后府占地近万平方米，当初是从京城请来工匠，从关内运来石料，仿北京王府结构，耗时十七载修建而成。二进的四合院式邸宅，雕梁画栋，气势宏伟。迎门矗立着汉白玉底座的影壁，雕凿着汹涌澎湃的海浪托起喷薄而出的红日，上有篆字“当朝一品”。二门里挂着牌匾“兰桂有芬”，系满清最后一位状元陆润庠所书。上屋的“福”、“寿”二字是慈禧太后所赐的御笔亲书。如今，二孙子又娶了郭尔罗斯前旗王府的格格，乌拉后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想到此，云生惬意地捋一把胡须，威严的面容浮现一丝微笑。

在壁垒森严、气势宏伟的后府里，生活如意的不多，不如意的不少，尤其是地位较低的人，因为任何一种威严和尊贵都建立在众人的痛苦和压抑的基础上。不管多么隆重的婚礼都将像岁月如烟而逝，留给包静娴格格——二少奶奶的则是后府那沉闷的、漫长的、难以打发掉的日子。在后府这个封建的大家庭中，规矩繁多、礼教森严。据说，当年二少爷海安的祖母李氏病魔缠身时，海安的姑姑曾亲手割下自己的肉来给母亲做药引。祖母病故后，姑姑渐废寝食，哀毁身故。为此，祖母李氏诰封一品夫人。

在这个恪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里，最没有地位



海安与包静娴(左二、右一)

的是女人。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女人中，最没地位的则是小媳妇，最有地位的则是老婆婆。在大宅门中许多女性之所以能够在屈辱中活下来，也许就是心里有那早早晚晚能够“熬成婆”的烛光。年轻漂亮的小媳妇熬成满面沟壑的老太婆，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事情，不仅失去了青春、美貌、活力与妩媚，也失去了男人的青睐。可是却换来了地位，换来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所以在过去，女人从出嫁就盼望着“成婆”。

“熬”是一种艰难，痛苦、屈辱的过程。在大宅门里，不知有多少年轻、恬美、娇媚和有心计的女性在和你同时“熬”着，也许熬到最后你也成不了“婆”，只是在男人面前失宠，在女人面前无尊的“老媳妇”。

尽管包静娴是蒙古王府的格格，可是进了乌拉后府就成了这个三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二少奶奶，她上有老公婆、老姑奶奶和公婆，下有叔姑，中间还有妯娌，二十多口人，有的傲慢冷漠，有的疑心重重，有的性情怪异；有的貌似单纯却老道，有的貌似正直却内心阴柔，有的貌似温和却暗藏杀机；得势的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失宠的低眉顺眼，暗自拆台。当二少奶奶的，到东厢房的婢婆那里去多了，有人说三道四，挑拨离间；不去东厢房了，有人说东道西，群口唧唧。生长在蒙古王府，生

性率直的二少奶奶总也弄不明白这个大宅门里的微妙关系。另外，她是个蒙古人，对汉人的风俗人情、礼节事理不大了解，为人处事、举止言行常常遭到揶揄和奚落，让她不尴不尬，举手无措。好在二少奶奶胸襟开阔，性情放达，对许多事情不大计较。

在这样的大家庭里，二少奶奶是很难当的。二少爷海安老实憨厚，有几分窝囊；循规蹈矩，有几分迂腐；为人随和，唯命是从。他虽没有八旗子弟的弄狗斗鸡、臂鹰骑马的恶习，但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在家里整个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大家庭里的事情，他从不敢过问；小家里的事，他也不管。结亲时，他和二少奶奶住在里院的西厢房北屋，那里环境幽雅宁静，房间宽敞明亮。可是，当三少爷成亲时，他竟乖乖的将西厢房倒给了三弟，搬到了外院的西客厅。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在封建社会，女人的荣辱尊卑取决于她的男人。二少爷海安的懦弱与窝囊，使得童心纯真、毫无心计的二少奶奶时常遭受歧视与欺负。在那个时代，男人可以娶三妻六妾，而女人则从一而终，尤其是名门闺秀，宁死也不能做辱没家族的事情。二少奶奶知道这桩婚姻好也罢，孬也罢，幸福也罢，痛苦也罢，满意也罢，失意也罢，皆已尘埃落定，她只有认命了。

认命的过程是痛苦的，认命之后是麻木的。每当夜晚，残月悬空，万籁俱寂，二少奶奶那苍凉悲抑、凄婉动听的蒙古民歌萦绕后府，殷殷思乡之情令人肠断。二少奶奶唱着唱着心里就渐然浮现一望无际的草原，如云飘浮的牛羊，草地上汪着水的蹄痕和曲折的勒勒车辙；郭尔罗斯前旗王府飘曳着奶香的陶罐，那亲昵悦耳的蒙古语……

大少奶奶婚后未育，二少奶奶进府后连生五子两女（长子五岁时夭折）。《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的大家庭里，传宗接代被视为首要。随着儿女的出生，二少奶奶在后府的地位渐渐有些变化，加之她豪爽热情，心怀坦荡，也博得一些人的尊重，尤其是下人，他们经常说：“二少奶奶人好，也有福气。”可是，她的这点儿福气也让妯娌们

嫉妒。

不论乌拉后府多么大，也不过是清王朝那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如片枯叶飘进了历史。在二少奶奶进门的第二年，总管云生去世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最后一位总管——二少奶奶的公公乌音保和西藏拉萨候补知府——她的大伯兄海珠都失去顶戴花翎，朝服马褂，成为前朝的遗老遗少。

清王朝的覆灭使二少奶奶走出了乌拉后府的深宅大院，她剪去了长发，参加民众学校，去读书识字了。在夫人的带动之下，曾在总管衙门当笔贴式（一种低级文官）的二少爷海安居然也剪去辫发，在娘娘庙小学当了体育教师。

不知二少爷是吃不了那份苦，还是跟同事处不来，抑或遭受了父兄的阻挠，没干几天就不干了，回到家里继续过那种喝茶聊天、读书写字、玩弄古玩等养尊处优的日子了。从洋学堂出来的五少爷、六少爷脑袋活，接受新事物也快，都跑到民国政府做了官。

失去官职后，公公乌音宝形槁心灰，无心再管后府的事，索性将后府的大权及牟昆（即族长）的位置统统交给了大少爷海珠。在封建的大家庭里，人们犹如一群刺猬挤在一起，谁都不好受，可是又不能分开。在这种大宅门里，兄弟间的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在兄长一人当家的情况下。

当大权落入大爷海珠手里之后，后府的兄弟犹如现在某些国企改革，有权的合伙趁机瓜分了企业的财产后，成了企业的董事长、大股东；没权没势的两袖清风，甚至下岗回家，自谋出路。大爷海珠当家不久就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了。窝囊懦弱的二爷海安却囊囊萧瑟、资用乏绝了。大奶奶终身未育，大爷海珠又娶了两房姨太太，生育一男二女。大权在握的大哥对姨太太宠爱有加，任其挥霍，对于兄弟却锱铢必较，十分苛刻，使得老实窝囊的二爷海安连理发钱都不敢向大哥讨，他的孩子

粗衣旧衫，常常连学费都交不上……

腐败与不公必然导致群体的崩溃。后府渐渐怨恨暗生，阍墙迭起，勾心斗角，彼此算计。

在封建社会，最沉重的则是面子，兄弟分家是最丢脸面的事情，因此兄弟们手插在大家庭这个磨盘里，再痛也得硬挺苦挨。家分不得，在家又倍感压抑，所以其他的兄弟都在吉林市买房租室搬了出去。虽未分家，可是后府的大家庭已名存实亡。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土匪滋乱。一九二二年中秋，乌拉后府惨遭土匪抢劫，将二少奶奶的公公乌音保绑票。儿女们均涕泗交流地表示要“赎回大人”，可是说到钱时，当家的大爷海珠拒绝卖地，有钱的儿女不肯倾囊。在任何危难之中牺牲的都是最忠厚与最软弱的，于是二爷海安便成了被送上祭坛的羔羊，家人们纷纷让他动员二奶奶回娘家借钱。性情爽快、没有心计的二奶奶风尘仆仆地赶回郭尔罗斯前旗的娘家。

当年，二奶奶披金挂银，风风光光出嫁；如今，两袖清风、囊橐萧瑟地回娘家告贷。别人都为她难为情，可是她却不大在意，一心想着借钱“赎大人”。娘家人一听说此事，不由惊诧地问道：

“你们那么一大家子人，怎么能让你出来借钱呢？”

是啊，海安不当家，二奶奶借钱谁来还呢？

临归，娘家人忍不住塞给二奶奶一些钱，安慰她道：

“你有四个儿子，他们将来是你一张桌子的四条腿，要高就高，要矮就矮，要挪哪儿就挪哪儿。”

那年冬天，乌音保在土匪的折磨下病死在东山一个猎户的家里。

海安的六叔临死前，一再叮嘱儿子：“不论将来怎样，都不得和你大爷（乌音保）分家。”乌音保去世了，六叔的儿子便名正言顺地提出分家。于是，后府便有了第一次分家。

在这个大宅门里，日子最难过的是二奶奶，丈夫老实窝囊，拿不起

来事儿，她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没有什么地位。不知她是对丈夫海安已彻底失望，还是没有文化的她体味到了知识文化的重要，她极力主张儿女读书。大爷海珠却拒绝支付学费，她想方设法筹措。为供孩子读书，她不仅变卖了衣物，还将娘家陪嫁的一副四百克重的金镯子剪成一段段的金条，每当交不上学费时，她就去卖一段。金镯子卖完了，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她只好求娘家接济。有段时间，这位出身王府的格格甚至动过去做保姆之念。

二奶奶非常爱她的孩子，爱到了忘我的境界。每逢换季，她不仅要想方设法给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做套衣服，而且还要亲自挟着包裹到邮局去寄。她不识几个字，就卑礼求人代笔。她对每个孩子的脾气秉性都了如指掌，从不为难他们。如小儿子赵君扬考取旅顺工科大学时，家里交不起学费，她就领着儿子去拜见在伪满政府当蒙政部大臣的娘家叔叔齐王爷，以期得到资助。当见到齐王爷时，她示意儿子双膝跪下磕头，行蒙古族叩见之大礼。没想到“傻而直，孤而傲”的小儿子只鞠一躬，让齐王爷大为不悦，因此没达到目的，儿子深感不安，她却没责怨半句。

后来，乌拉后府的儿孙们都心绪黯然地离开了乌拉街，二奶奶也在吉林市租了三间房子，一家人搬出了后府。可是老宅不能不要，总得有人看着，这种没人肯干的差事落在了二爷海安的头上。当年喧闹的后府已萧条冷落，门可罗雀。二爷海安领着两个用人守着这座空空荡荡的老宅。二爷海安闲得没事，或找人聊天，或打坐念佛，消磨时光。若有人到乌拉后府参观游览，这位当年的二少爷海安便给游客义务讲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乌拉后府又屡遭洗劫，从此雕壁斑驳，荒草凄迷，暮鸦低徊……

岁月如梭，在兵荒马乱、惶悚不安中，二爷海安和二少奶奶的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四儿两女都中专、大专毕业。可以说，格格的名分并没给二少奶奶带来多少幸福，她的每一分快乐都是靠自己获得的。

一九五二年，海安病逝。弥留之际，愧疚地对二奶奶说：

“我这辈子拖累你了。”

二奶奶听后泪如雨下，有这句话她也就满足了。结婚五十年来，二爷是家事外事都不管，所有的事情都靠她一个人操劳。当年他辞去小学体育教师后就再也没做过事。她埋怨过他，责怪过他，岁月可以使人相知，相知可以理解，到了晚年，二奶奶渐渐理解了二爷海安，学会了宽容他、包涵他了，可是他弃她而走。

二爷海安去世了，二奶奶的家就浓缩成一个包裹，她挟着包裹，携着那杆从不离手的两尺长的旱烟袋，孤雁般地来往于吉林、长春、呼和浩特，不论在哪个儿女家，二奶奶都不管闲事，不操闲心，不给儿女添麻烦。她在哪家都不长住，且说走就走，哪怕刮风下雪都挡不住她。

一九六五年的隆冬，松辽平原雪虐风饕，地冻天寒。吉林市的铁路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前清郭尔罗斯前旗的蒙古王府格格包静娴静卧于病榻，她两眼凹陷，慈祥与平和的目光落在岑寂而苍白的天棚上。往事如烟，生命又何尝不如烟呢？在病前，她还到长春小儿子赵君扬家小住，儿媳孙力知道婆婆这一辈子不容易，对她十分孝顺。在走时，孙子赵文加把她老人家背上了火车。

“多多保重，过年再来。”君扬和孙力站在车下说道。

二奶奶微笑着点头摆手。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奶奶走了。

不知她想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来长春，最后一次旅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她这位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伪满和共和国的前清蒙古王府格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八十一岁。

明媒正娶，颠沛流离钻石婚

赵君扬和孙力的婚姻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九三八年，旅顺工科大学三年级学生赵君扬回家乡相亲了。他

二十一岁，个头不高，但英气勃勃，一身正气。他是名门之后——打牲乌拉总管云生的曾孙、二爷海安的小儿子，排行老六，二奶奶包静娴称他为“六儿”。

二十岁的孙力也算得上满清宦官之后，曾祖父做过盐官，可是到了她父亲那一代家已经败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高小毕业后，考取了打字学校，出校后又考取吉林省桦甸营林署。在那个年代，打字员不仅是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收入颇丰。她早早就替父亲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尽管孙力的家境较差，但是宦官之后，跟赵家算得上“门当户对”。二奶奶之所以相中了孙力是她有文化和工作，思想新潮；孙家认为，“宁挑高郎不挑高房。”虽然乌拉后府已经败落，可是赵君扬却是个洋学生，还在读大学，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

他们相识后才知道两人竟是校友，都在永吉县立模范小学读过书。赵君扬比孙力高一届，不过读书时男女学生交往很少，再加上女大十八变，赵君扬对孙力一点印象都没有。相过亲后，他们开始交往，由于一个在旅顺，一个在桦甸，只能鸿雁往来。

后来，因二奶奶实在筹不到学费，赵君扬只好肄业，在九台的伪协和会谋到一份差事。九台比旅顺离桦甸近了许多，可是当时交通不便，他们也只有节假日才能相见。在一起时，两人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或到咖啡店喝喝咖啡。在当时，婚前谈恋爱的甚少，仅限于读书人，所谓的恋爱也只是相互了解，还没真正进入谈情说爱的层面。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二岁的孙力和二十三岁的赵君扬结为夫妻。赵家虽今非昔比，可是望族的面子还是要的。婚礼办得相当隆重，在吉林市租了个大院子，搭起棚子，大办酒席，新娘是用轿车接回来的。

婚后，温柔贤惠的孙力辞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安心相夫。他们和父母、已婚的几位哥哥住在一起，又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时，海

安的大哥已经去世，赵氏家族又有了第二次分家，海安分得三十多垧土地，经济略有好转。因长子夭折，次子在外做事，所以不理家政的海安将家庭大权交给了三子。在那种家庭体制下，不论谁当家都难以廉洁奉公，新当家人中饱私囊、趁机捞一把也就在所难免了。好在土地的进项不多，赵君扬他们兄弟几个都在外面做事，各自都有收入，也不大在意家里的进项。



赵君扬孙力夫妇当年的结婚照

尽管乌拉赵氏家族已经没落，但规矩仍然很多，儿媳不仅天天早晚要为公婆请安，倒茶点烟，而且每次上街前后还要先到公婆屋里去请安。这时，二奶奶包静娴已经五十六岁了，她喜欢像孙力这样有文化、识文断字，还有技能的女人，尤其对她有过工作经历倍加赏识，觉得她比自己那代女性强多了。二奶奶喜欢抽旱烟，用的是长杆旱烟袋，孙力刚进门时怎么也装不满烟袋，对此二奶奶也不大介意。二奶奶当了大半辈子受气的小媳妇，十分体谅在一个大家庭里当小媳妇的难处。她不是那种从小媳妇熬成婆婆后便骑在儿媳头上作威作福的女性，她待孙力平易随和、亲近理解。孙力结婚不久就怀了孕，她却笑着说：“怎么刚结婚就怀孕了，怎么就不多玩几年呢？”在她的心目中，置于首位的是儿子与儿媳的幸福，而不是急着抱孙子。

一九四二年，赵君扬夫妇迁至长春，离开了那个不大舒心的大家庭。赵君扬是位热血青年，在伪满统治下，他不甘当亡国奴，利用在伪协和会编辑刊物的机会，编发李大钊等人的进步文章，传播革命思想。他很快就上了日伪的黑名单，紧接着他的两位同事被日本人杀害了。